

語絲

第二册

語絲合訂本第二冊

版再月十年七二九一

角四洋大册每

發行者

北
新
書
局

馬
路
中

上
海
四

語絲合訂本第二冊目錄

凡例

一 本冊目錄以人名爲綱，下列篇目。人名排列以姓氏筆畫多少爲次序。

二 篇目下所列括弧內的數字係指語絲本來頁數。

子榮

一部英國文選 (一三八)

吃烈士 (一四九)

川島

晒開鵝肉 (七六)

哭 (九五)

愛國 (一〇三)

川島啓事兩則 (一二九)

孔炤 (見春臺)

止水

文章正宗一瞥 (六八)

木天

寄啓明 (一一五)

王森然

野花 (一二七)

申府

平伯

帝國主義等 (一二三)

文訓 (七五)

雪恥與禦侮 (一百)

美人畫磚拓本說明 (一二六)

質西諦君 (一三六)

答西諦君 (一五七)

冰心

赴敵 (九九)

衣萍

深葬 (七十)

漫語 (九五)

深誓自序 (一三三)

記所遇 (一三九)

江紹原

詩篇第八章 (一一一)

禮部文件一 (一五四)

西諦

答平伯君 (一五五)

仲平

偉大是能死 (九三)

同力

塔的故事 (九六)

如粒

自荐 (一四六)

沉君

閒暇與文藝 (十五)

愁 (二三)

君齡

苦哇鳥的故事 (一七〇)

李遇安

中山與其老黃狗 (二九)

我們不是遇見了麼 (五四)

李淑良

心願 (一二七)

沈從文

福生 (一〇九)

林語堂

給玄同的信 (十八)

話 (七三)

漢代方音考 (八四)

勸文豪歌 (九三)

林幽

別有天 (七)

林村

拒婚 (三二)

長虹

給—— (七十)

雨村

論性道德的一封信 (七九)

周作人

鳥聲 (六)

徒然草抄 (十二)

私語 (二七)

若子的病 (三五)

文法的趣味 (三七)

與友人論性道德書 (四四)

朝鮮的傳說 (五七)

希臘人名的譯音 (六七)

黑背心 (九一)

陀螺序 (一〇四)

柿頭陀 (一〇七)

答木天 (一一六)

蠻女的情歌 (一三一)

代快郵 (一六〇)

春臺

回國 (二五)

碎瓦 (五八)

上場與預備 (一〇六)

學問與習技 (一三三)

徐祖正

李恩潭與葉愛羅 (四九)

韋素園

譯詩四首 (四六)

春雨 (五二)

雪林

戀儀老丈的秘密 (七十)

良心 (七八)

張定璜

答問 (一一)

中國人和日本人 (十七)

寄木天 (一一七)

開明

(並見周作人)

凱明

馮文炳

去鄉 (一四九)

傳書遇

屎菩薩 (五四)

楊雪竹

道聽塗說 (一一二)

劉廷芳

別離 (十五)

劉復

海外民歌譯 (六一)

劉大杰

賈富的故事 (三九)

潘漢年

苦哇鳥故事 (一二七)

魯迅

野草

十二 死火 (三七)

十三 狗的駁詰 (三七)

十四 失掉的好地獄 (二零二)

十五 墓碣文 (二零二)

十六 頽敗線的顫動 (一二六)

十八 死後 (一三二)

示衆 (十)

高老夫子 (四一)

碰壁之後 (六五)

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叙傳略 (八三)

論「他媽的」 (一四二)

論睜了眼看 (一四七)

錢玄同

中山先生與「國民之敵」 (九)

回語堂的信 (二十)

介紹戴季陶先生底「孫中山先生著作及講演紀錄要目」 (三三)

敬答木天先生 (一一九)

廢話 (一六八)

鍾敬文

歌王 (二四)

隨筆兩則 (一四四)

驕縱的婦人 (一六二)

蕭保璜

鳥的故事 (三十)

顏黎明

杜鵑的故事 (六三)

曙天

寄給—— (一六二)

顧頤剛

虞初小說回目考釋 (八七)

金滕篇今譯 (一六三)

(古史雜誌之五)

霽野

生活 (六二)

通信

破經運動 王益年 (十六)

五官搬家 品青 (四十)

葛理斯與福來爾 順風 (四八)

愛鄉 廢然 (五五)

春雨的王人公 靜貞 (八零)

野有死腐的討論 頤剛等 (九七)

關於野有死腐的卒章 玄同 (一一四)

寬容之難 孟和 (三二)

伯勞的故事 頤剛 (一四四)

誰能寬容 舒新城 (一四五)

語絲

期一十二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 址	報 費	廣 告 費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答問

張定璜

古(唱)

古先生上。

新潮流來的忒快，
平空地把冬烘害！

夜裏偷來晝裏賣，
還不清這冤家債。

可憐我老古教書這麼多年，也總算沒大過錯，想不到會有今日！唉，這真如何是好！作天晚上翻了半夜的書，查了幾本洋文字典，還是找不出一點兒道理，倒害得腦昏眼花，頭疼的老毛病又發起來了。噯呀，人家說「頭疼有鬼」，這話果然不錯，你愈說他疼，他愈疼得厲害！幸虧今天正是禮拜，天氣晴和，不免出門去找個朋友商量商量，看看有什麼辦法沒有。等我來拿鎖鎖門罷。唉，這正是(唱)：

雖說萬般皆下品，

行近門前，從門縫中外望。

究竟全比讀書高！
噯呀，外面有敲門的聲音，不知道是誰來了。噯呀，你聽那聲應響得奇怪，就怕凶多吉少！老古老古，你好苦的命哪！眼見得你這碗飯要吃不成了啊！且慢，聲音停了。待我前去，先從門縫裏瞧一瞧，再作道理。

古(低聲)怎麼了，什麼也沒看見。恐怕是我心神不定，聽到間壁兒去了罷。待我來問他一聲試試看。(揚聲)誰啊？誰敲門來的？外面沒人麼？叫了三聲也沒人答應。好容易這才放了心！

拭額上汗。緩步走回原處。坐下，預備吸水煙。又聞敲門聲，不禁躍起。門響

申(唱)

不止。古先生似具大決心，疾趨門背，開門。門徐啓，古先生悄匿門後。申先生上。

新文化要講得快，
不懂他倒也沒害。
掛羊頭將狗肉賣，
教青年背滿身債！

奇怪。剛纔明明聽到裏面有開門的聲音，這會兒怎麼不見人了？我因為今天禮拜天天氣清明，在無事家，特地來訪問他，敲了一會兒門，不見有人答應，只聽得轉步回頭，不料走沒多遠，又聽得裏面有人問話，所以倒回來再敲幾下，門便開了。門雖開了，人還不曾看見，這是怎麼回事？難道

錄目期本

答問

張定璜

鳥聲

開明

別有天(平民短劇)

林幽

是我耳朵聽錯了麼？古先生他是很謹慎的，出去時總鎖門，也許是有事上間壁兒去了，這就回來的罷。且等我把門扣上，候他些時再看罷。唉，這正是（唱）

好朋友專誠拜謁，

老東西室邇人遐：

申正欲轉身開門，古已從門後出，將門閉好。申回頭見古形狀狼狽，訝然。

自自自翁！原來是您，把我嚇壞了！

可羣先生，久違了。對不起，我不知道您沒在家。

失迎得很。（面貌復歸鎮靜。）

我先敲了門，沒聽見聲音，我就走了。但是沒走兩三步，又聽見裏面有人說話似的，我倒回來再敲了幾下，門開了，裏面却沒人。我想也許我是耳朵聽錯了。

是的，恐怕是您聽到間壁兒去了。

您剛纔出門去了麼？

我上間壁兒去了一下，回來時看見一個人在屋子裏，嚇我一大跳。

真正對不起，我因為您沒鎖門，猜想您大概出去不遠就回來的。

古 我還當是搶兵呢，你別見怪！但是您

申 來得剛好，我正預備過去奉訪的。請坐。

古 可羣先生這一向都好麼？

申 咳，別提，簡直是連吃飯睡覺也得不到一個安適。

古 那樣忙麼？恭喜又兼了那裏的事體罷？

申 咳，自翁，還談得到那層就好啞！

古 （從籐茶壺中斟茶兩盅，）請喝杯熱茶。我正想過去請求您一件事情呢。

申 豈敢。

古 自翁，您若不幫助我一下，我真找不出辦法來。

申（冷淡）我的境況也和可羣先生的一樣，都是

古 七折八扣的，手裏賸不了錢。

申 不是那個話，（臉紅，）我倒不是想求您物質上的幫助。

古 再說呢，北京城裏城外大大小小的旅館客棧裏的客人那麼多，都是來求事的，您也知道。我們又……

申 自翁會錯了我的意思。我並非是想圖升官發財。我要求你精神上的……

古 申（釋然）呵呵，只要是您的事，我沒有不効勞的。

古 謝謝您，我真不知道……

申 是什麼事，請您說給我聽聽。

古 我說自翁，您是我命裏的救星，您……

申 您怎麼客氣起來了，彼此作了這麼多年的朋友。請您快說罷。

古 我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申 是學校裏的事情麼？

古 您不猜就不猜，一經就猜到了八九分。

申 有人攻擊您麼？

古 正是，您看怎麼辦？

申 是同事的呢，還是學生？

古 兩方面都有。

申 爲的是什麼？

古 咳，說起來真是慚愧得很。

申 不礙事，我不說出去就是了。

古 慚愧慚愧，實在說不出嘴來。

申 這裏就只是我們兩人。

古 慚愧慚愧，說出去實在丟人。

申（湊近）現在您可以說了。（以右耳置古口邊。）

古 古滿臉紅至耳根，向申耳語少頃，申忽走開大笑。古狀愈狼狽。

申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古 請您別見笑，實見慚愧得很。

申 哈哈……

古 我知道說出來您就要見笑的，慚愧慚愧。

申 我笑的不是別的，只是笑您人太好了。

古 請您再別笑話我，難爲情得很。

申 我說真話。您上了當了。

古 難道是他們騙了我麼，或是書上有了錯字麼？

申 您也沒受他們的騙，書上也沒錯字。

古 您只是回答錯了。

申 我說我的回答錯了？

古 也不是您的回答錯了，是您回答的方法錯了。

申 慚愧得很，我還不懂您這話是怎麼講，還得請您指教指教。

古 非怪您不懂，您若懂了，也就不至于上這個當了。但是時候還早，現在去補救還來得及。

申 真來得及麼！

古 怎麼來不及？只要您記牢我的話，我敢保管您往後四季平安。

申 好極了！請教您是怎麼個意思？

古 您知道有一位契先生不是？

申 您說的是契訶夫契先生麼？

古 是他。有一天有三位太太們去找

他，穿的都非漂亮，走到那兒就香到那兒。好，她們恭恭敬敬對着主人坐了些時，慢慢的就問起話來了。照例問的一個大題目，是當時的希土戰爭。照例她們不叫他契先生，只叫他安同扒吾羅維奇，表示親愛的意思。

古 一個問：「安東扒吾羅維奇，你怎麼樣想？這回的戰爭將來是怎麼個結局？」契先生咳嗽了兩聲，想了一想，就回答她們說：「大概結局是平和罷。」那個客人就說：「是的……一定是。但是誰贏呢？希臘人還是土耳其人？」他說：「據我看，誰更強的就誰贏。」

申 這一來那三位太太們就同時問起來了：「你想想那邊更強呢？」他說：「誰吃得更好，教育得更好的就是誰更強。」有一位太太馬上誇獎他：「啊，多麼聰明！」但是另外一位又問過來了：「那麼你頂喜歡那一邊呢？」

古 安同扒吾羅維奇瞧了她一眼，笑了一笑，就說：「我愛果脯……你不愛麼？」她說非常愛。別一位並且說是某一家的果脯格外好，說得那第三位眼睛都快閉攏來了。好像已經聞有了他的香味兒似的，嘴裏直說：「那味

申 申多好啊！

古 後來怎麼樣？

申 後來她們不談希土戰爭了。

古 後來呢？

申 後來她們臨走的時候答允了送些果脯來給安同扒吾羅維奇。

古 後來呢？

申 後來就完事了。

古（驚訝）但是告訴我的話呢。

申 這不是已經說過了麼？您還沒聽懂麼？

古 聽懂了。但是……

申 但是什麼？

古 我先頭請教您的事情呢？

申 可又來了，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訴您聽了麼？

古 您不說是有個方法麼？

申 方法就在契先生的話裏面哪！

古 在契先生的話裏面？我還沒懂得您的意思。

申 這怎麼辦呢？好罷，再來一個。您知道外國人的拳麼？

古（臉紅）慚愧得很，我還不知道呢。

申 學過麼？

古 沒學過。恐怕年紀大了學也學不好罷。

年紀有什麼相干。

而且真正和他們比起武來時，究竟寡不敵衆，結局是自己吃虧罷。

這也用不着比武，也用不着人多，很容易的。

還有那麼一種拳麼？倒要請教請教。

這叫作四官拳，因為五官裏的心除掉不要了。

這危險，一個人不要心怎麼成，罷罷罷，請您別說了，我也不想學了。

您聽我講，一點兒也不危險。這個拳是兩人來的，和中國的七巧八馬差不多，只是比他有用。

呵，原來如此。

來的時候，他嘴叫，你手動，或是你嘴叫，他手動。譬如說，他叫「眼睛」，你的手馬上就上去指給他瞧，你可以指你的耳朵，或指你的鼻子，或指你的嘴，隨便指什麼你都贏，可萬不能指眼睛，因為那樣就算你輸了。此外無論他叫什麼，都是這一個道理，你叫他的時候也是一樣。您聽明白了麼？

聽明白了。

那麼我們不妨試他一試。我們面對面坐着，我來叫，你來指，好麼？

古 好。若是錯了，請您別笑話。

二人對面坐下

申 我叫了，您留心，手上去的要快。

古 好。

申 耳朵！

古（指耳）對不對

申（笑）錯了。錯了。我說的是耳朵，你就指耳朵，那能成啊！

古 再試一試。

申 鼻子！

古（先欲指鼻，後急縮手指至唇）對不對？

申（笑）險些兒又跑到鼻子上去了，這回算您及了格罷。再來。眼睛！

古（指眼）對不對？

申（笑）且不對呢！這回好生留心一點兒。耳朵！

古（指睛）對不對？

申（笑）不錯，不錯，好極了。再來。嘴！

古（指耳）對不對

四

了。現在您都明白了罷。

謝謝您，這個外國拳的道理已經明白了。

懂了外國拳，您就再也不怕有什麼危險了，是不是？（移開座椅。）

是的。不過……

怎麼，還有別的問題麼

沒有，但是那個……

那個什麼？

你說教我的方法。

不是教了您兩遍了麼？

您教了我麼，怎麼我還不明白呢？

唉，剛才您還說明白，這會兒又說不明白了！您不是問在應該怎麼回答他們的質問麼？我把那回答的方法用契先生的話解釋了，又用外國拳比給您看了，不是說得頂詳細的麼？

呵，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我有一點兒明白了。但是我實在慚愧，還像沒有十分的把握似的。我知道對您不起，可不可以請你再怎麼講解一遍。

再講解一遍？這真費的工夫不小。打那兒講起呢？

隨您的便，最好是從頭講起。

從頭講起！那可費的工夫忒大了。讓

申古

我們打中間兒講能。因為道理只是一個，打中間兒講也行的。

好極了。

我們不是說果脯來的麼？果脯這個東西有的人吃過，有的人沒吃過。吃過的人也不一樣，有的吃的是這兒北邊的果脯，有的吃的是那兒南邊的果脯，有的吃的是中國的果脯，有的吃的外國的果脯，而且同是吃一個地方的果脯的人也不一樣，有的覺得桃脯好，有的喜歡梨脯，有的只愛酸梅，並且各有各的講究香或講究味兒的不同。這是說吃過的。那麼沒吃過的人看起來似乎是一樣的了，其實也是各色各樣。有的開過，有的見過，有的聽人家誇獎過，有的聽人家厭惡過，有的從學理上相信他能穀滋養的，有的注重衛生，嫌他骯髒的，還有聞也沒聞過，見也沒見過，不知道他是什麼東西的。您看一個果脯的問題，多麼複雜！所以無論您嘗過米脯沒有，無論那果脯是那一種的或那一個地方的，總之單就果脯來講果脯是講一輩子也不會講得好的。您知道作文要離得開，收得攏，不用我說。講話也是一樣。

申古

作文的道理我還記得一點兒，但是講話時怎樣叫離得開呢，還要請教。

這還不是一個道理麼？譬如有一個人問您，果脯是什麼，您就說餅干比果脯好，他若再問餅干是什麼，您就說餅干不及牛乳糖，他若再問什麼叫牛乳糖，你就說雞蛋糕更好吃，他若再問下去，你就再答下去，答到醬雞燒鴨都可以，結局給他一個滿足完事，這就叫離得開。

古(喜色)妙極了，我這會兒明白您的意思了。

但是怎麼叫收得攏呢？

申

這還不容易！仍然是那麼回事，不過倒個個兒罷了。假使再有別一個人問您，從老遠老遠問過來，譬如說罷，他問您答答派是什麼。您當然不知道答答派是什麼，您也不必知道他是什麼，但是您却不能公然說您不知道他，因為您作先生的是無論什麼，無論什麼，都應該知道的，不然您就不配作先生，而您又不能不作先生，所以您不能不回答他，無論他問的您那一類的問話——所以，假使他問你答答派是什麼，您就可以馬上回他，您覺得還是表現派有意義。他若問表現派的意義怎麼樣，您就說他先得研究印

象派去。他若再要問印象派的主義是什麼，你就可以請他喝一口熱茶，說這個長得很，還有象徵派呢。他若是個狠受嚙嚙的人，他就會接下去要您講象徵派給他聽。您不妨請他坐下，您自己也喝杯熱茶，就說您是愛重寫實派的東西的。他再問，您就再答，由寫實到浪漫，由浪漫到古典，由古典到燒鴨，由燒鴨到醬雞，由醬雞到雞蛋糕牛乳糖等等，一直回到您的果脯為止。無論他怎麼熱心，這時候大概也就會覺到學問的廣闊無邊，讀書的不容易，結局還不如嘗嘗果脯的好，而且身子也聽得疲乏了，他不能不站起來，謝謝您，向您告辭。他大概再也不會來領您的教了。這就叫收得攏。

古(笑)

哈哈

哈哈！太好了！我還不知道您有這麼寶貴的方法，佩服佩服！我真不知道要怎麼樣感謝您才好，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您了，您真是我的救星！

申

笑話，這算什麼。我只盼望您別再把他忘記了就好了。往後您就不至於那樣老實，去解釋您那個……

古(臉紅)慚愧慚愧！請您再別提從前的話了！

唉，聽那不討人歡喜的烏老鴉叫也已夠了，且讓我們歡迎這些鳴春的小鳥，傾聽他們的談笑罷。

「啾啾，啾啾！」

「啾啾！」

別有天(平民短劇) 林 幽

(取材民間故事)

劇中人物

張五

李二

黑臉鬼

紅臉鬼

佈景

古時南洋某地樹林中。張五被縛大樹上。一面力求掙脫，一面憤恨地怒罵。

張五 可惡！李二，你這畜生！我待你那樣好，你竟這樣報答我！好能，我看看你可善終不能，我就使後世也必定報你這仇！

黑臉鬼(已從右邊進，作聽勢，暗喜。自語)

該死！你該死！

張五(怒極) 我怎麼該死？(轉首看見是鬼，怕，央求着) 鬼大爺，請你做做好事，把我放了罷！

黑臉鬼(只是笑) 你該死！你該死！

張五 我怎該死？我待他那麼好，怎麼該死？

黑臉鬼 你該死！你該死！我勸你今天安心死了，待後世去報仇罷！(嘻嘻笑着由左去)

張五 什麼？待後世報仇？(思索，忽悟) 是了！我說錯了話，所以他不救我！啾啾！

(頓足嗟嘆) 真個該死！真個該死！

紅臉鬼(從右邊進) 是！你真個該死！你真該死。

張五 是，現在我認錯了話，真個該死，可是

剛才李二縛我的時候我也該死不？我幾百萬兩銀子都是做生意掙來的，沒一個冤枉人家的錢，為什麼該死？就使該死，也不該死在李二的手！我對別人或者有差的地方；可是對於他，我敢說，完全沒有對不住的！我們結拜為義弟兄時，都是窮漢；後來我發了財，把我的家產分了一半給他；我待他那麼好，為什麼他要殺我？鬼大爺，如果我有什麼錯處，就請你速我到閻王廟裏去罷！不要讓他親手殺我？我不死在他手下！

紅臉鬼 為什麼緣故？

張五 為我是他的恩人！為他是我的義兄弟！

既是我命運該死，請你帶我到陰間去罷！我的確不忍見我的義兄弟……親手殺我！鬼大爺，請你做點兒好心，帶我去罷；我們倆帶着銀子要回家去，閉着水順風順

他不開船，他要我同他到這山中來遊玩，誰知道他起了歹心……鬼大爺，你帶我去罷！也可免他『謀財害命』『妄恩負義』『害殺把弟兄』的罪名。

紅臉鬼 啊，你這一片好心！讓你死了也太可惜，老實告訴你罷，玉皇上帝看見你為人那麼好，所以差我來救你，那麼我就把你世世的冤仇……

張五 世世的冤仇？

紅臉鬼 是，要不是世世的冤仇，為什麼待

張五 他那麼好，他反要害殺了你？

張五 唔！那末請你把我世世的冤仇告訴我罷！

紅臉鬼 這個做不到；你們的世仇說來話長呢，誰也記不清楚。現在單說你們前世的冤仇。前世他是個高梁子弟，帶了許多錢出外遊玩，你是他的跟人，他待你非常之好；可是到了這裏，你乘他酒醉把他謀害了，埋在地下。你不相信時，他來了，你叫他就脚前三尺地方掘下去掘到三尺深便有『別有天』酒樓的杯，盤，簋等東西，再掘下去便有他的骨頭(忽不見)。

張五(想着) 是了！真個是世世冤仇；不然，我待他那麼好，為什麼他要殺我？(看不見鬼，驚怖) 他要救我？可是現在已跑到那兒去了？……但……我是該死

！(苦痛，恐怖)噯！前世的罪孽！的(苦極，不耐煩)呵，李二怎麼還不來？！

李二 (從左邊來，兩手提着兩個籃子)來了，來了！不要着急！

張五 快把我殺了罷！

李二(奇怪) 你要做餓鬼嗎？

張五 我是該死的，管他做餓鬼做飽鬼作甚？快點兒把我殺了！

李二 (從籃中取出酒菜) 先吃再說！

張五 (很真摯的說)我是該死的，你不殺我，我極難過，快把我殺了罷！我那裏有心喝酒。

李二 你為什麼該死？

張五 我不該死？我不該死，你怎麼要殺我？

李二 (倒酒，解張的縛，送杯與他，自己喝着，一邊說)坐下來喝一杯罷：慢慢的說！

張五 今天我不能喝。

李二 不要緊喝一杯罷！(自己喝)為什麼我要殺你？錢！我要你的錢，所以要殺你！

張五 你未嘗該死！你是個好心人，待人都不錯，待我也非常好。只是你的錢太多了！(自笑自飲)

張五 快把我殺了，無論如何快把我殺了！

李二 好奇怪！為什麼剛才我縛你的時候，你那樣的動氣罵我，現倒反要我快把你殺

了？

張五 我前世把你殺了，埋在這樹下！

李二 你說的什麼？

張五 像你今日待我一樣的，先請酒然後殺人！

李二 那裏來的鬼話！

張五 可不是呢？這都是剛才一個鬼告訴我的！他還說，不相信時，可就這裏(手指着足前的地)掘下三尺便有『別有天』

酒樓的杯盤筵碟等物，……

李二 (恐怕起來)他說什麼酒樓？

張五 『別有天。』怎麼？

李二 (睜着眼睛不能說話，許久才說)你可知道今天我的酒菜也是『別有天』叫的

張五 (拿起酒杯來看，一看張着嘴許久才說)呵！(少停)他說底下還有你的骨頭呢！

(李二不言不語的向左邊跑去。)

張五 (喊道)快把我殺了，快把我殺了罷！

李二 (李不回，張失望坐下，忽看見李所放的刀，拿來要自殺。)

張五 (急跑回，奪了刀說)險些兒送了你的生命、(又跑去)

張五 為什麼他不殺我！甚至于不讓我自殺！我不願死呢，他偏要殺我；現在我情願死了，他却不殺我，也不讓我自殺(苦惱)是何道理……(少停)……現出少

微和平神氣)……唉，不如死了乾淨！他一定是拿鋤子去了；發掘出來，真個死人骨時，叫我怎樣對得起他？真要愧殺我差殺我也(又沉默，忽欲觸樹而死)

李二 (帶鋤跑來拉着他)怎麼聽了兩三句鬼話；就相信了要去尋死？且住，待我發掘，看看鬼話真不真，再做計較不遲。

(李動鋤掘土，張五靜默向台前進背李坐着，現出恐怖極難受的樣子。鋤忽觸磁器有聲，張五打顫恐怖，出神)

李二 噯！……(跳下取出杯盤等物再掘)。

張五 (呼叫)快把我殺了罷！快把我殺了罷！

李二 (先不答，再掘兩三鋤，喊道)真的，死人的骨頭！(轉向張)剛才你說什麼？

(仍歸靜默)

張五 (彷彿覺得必死狀，很鎮靜)把我殺了罷！

李二 (看骨骼。忽看張五，笑着)吃罷，五哥：酒菜都已冷了！

張五 殺了我罷！

李二 我不殺你了。

張五 為什麼？我一死才對得起你。

李二 前世你殺我，今世我殺你；後世你又殺我，再一世我又殺你——這樣冤冤相報，要報到何時為歸結！(把酒)喝一杯罷……(幕下) (全劇完)

語絲

期二十二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

錢玄同

我也和林玉堂先生一樣，以為『近日論孫中山，哀孫中山，悼孫中山的文章也儘夠多了，我又何必來照例做無謂的文章以擾讀者？』（林文見猛進第五期。）但我一向總覺得孫先生是『國民之敵』；這個意思，我現在却要說它一說。

孫先生以國民之導師自任，大家都公認他是國民之導師。不但我認孫先生是國民之導師，我并且希望國民奉孫先生為導師。但從事實上觀察，截到現在為止，孫先生確乎還是『國民之敵』。

『國民之敵』，是『一勾么』一本戲劇名著底名目。戲裏底主人翁云云『勾么』醫生發見了本地浴場底水裏有傳染病菌，想要去改良它。不料浴場董事會和一班股東們因為改造浴場要耗損資本，所以拼死反對云云，

地方上又都是些沒有眼睛，只會盲從附和的人，于是會『勾么』竟被市民大會宣告為『國民之敵』（以上鈔自潘介泉先生底易卜生傳）。

孫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國民之敵』。

國民要大清皇帝或真命天子坐在金鑾殿上；孫先生偏要排滿，而且還要廢除皇帝。國民要爬在青天大老爺底公案下面，褪下褲子，

等着打屁股；孫先生偏要叫人民去管理政事。國民以富人享福而窮人受罪為天經地義；孫先生偏要來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民安于

晴天踏香爐，雨天踹香缸，颶風時聞『七香散』，糞便四濺，泔水激揚這種『精神文明』；

孫先生偏要來鼓吹物質文明。國民最愛吐痰，放屁，留長指甲，不洗牙齒；孫先生偏要勸大家把修身底工夫做得有條有理（民族主義第六講，第一三〇——一三三頁）。國民甘心做欺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兩塊大石碑的最屬：孫先生偏要叫他們『知』（孫文學說一書，幾乎全部都述此義）。國民願意苟安旦夕，喜歡維持現狀；孫先生偏要提倡奮鬥，主張革命。其他國民要如彼，孫先生偏要如此。說起來真是更難難終。『勾么』云云，一句話，國民要靜坐或倒退，而孫先生要抖擻精神地跑，而且要向着寥廓無盡的前途不息地跑。

孫先生這種精神，真是我們這疲癯老朽的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聖藥；他具有這種聖藥，他當然是一位良醫。可是有祖傳痼疾的國民們，是以做『膏盲間二豎子之恨』為天職的，見了良醫，便咬牙切齒，不與共戴天；他活着，他們咒他死——咒他不得好死；他死了，他們於是乎大樂……但因必要，故又在笑眼中擠眼淚。

孫先生這種精神，真是我們這疲癯老朽的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聖藥；他具有這種聖藥，他當然是一位良醫。可是有祖傳痼疾的國民們，是以做『膏盲間二豎子之恨』為天職的，見了良醫，便咬牙切齒，不與共戴天；他活着，他們咒他死——咒他不得好死；他死了，他們於是乎大樂……但因必要，故又在笑眼中擠眼淚。

本日期錄

中山先生與『國民之敵』	錢玄同
示衆	魯迅
『徒然草』抄	作人譯
閑暇與文藝	沅君
別離	劉廷芳
破經運動通信	王益年

有人說我這話過火嗎？我絕對不承認。我只承認我底文筆太笨拙，不會描寫他們這種鬼心思百分之二而已。謂予不信，請閉目一想：不是孫先生發表遠大的建國方略，他們便說是『大砲』嗎？不是孫先生實行救國救民的事業，他們便說是『搗亂』嗎？只此兩個名詞，便如見其肺肝了。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這不是孫先生是『國民之敵』的鐵證嗎？老實人於是駁我道：這是過去的事。近數月來，頌揚孫先生者日見其多，可見國民漸漸明白了。我們應該『與其深也，不保其往也』才是。

我乃哈哈大笑道：您別優力了！您看！三年前稱孫先生為『孫汶』的，十年前散布『孫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稱他為『國賊孫文』的，半年前還是稱他為『孫大砲』的，『近數月來』，都親親熱熱地叫起『中山先生』來了，甚至於叫起『元勳』『偉人』這一類的字樣來了！最奇妙者，竟有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也送花圈到社稷壇去，居然對於十三年前他想拿來處以極刑的『孫汶』稱起『孫中山先生』來！（豈獨令人『肌膚起粟』，簡直要『毛骨悚然』！）這是什麼緣故？老實說吧，全是爲了『段執政』近來和孫先生有了往

還哪（雖然……）。要是……，他們馬上就……。謂予不信，請到毗鄰國王那兒去查民國元年孫先生來京時和二年二次命失敗後底流水賬簿。

我寫到這里，沒有勇氣再想下去了，且引一段話來結束此文：

『孫文來了，怎麼好！聽說這回是段執政約他來的，他許不至於搗亂吧！』

這話是去年年底孫先生扶病到京之日，我在一個飯館子裏吃飯，一位夥計低聲向我說的。

一九二五，四，五。

（聲明）文中所說的國民，是指國民全體中底最大部分而言，並非指國民全體。如有人自己覺得不像此文中所說的國民那樣，則我所說的就不是足下，請足下不必臉紅。爲免除『超老實人』誤解計，特此鄭重聲明。

示衆

魯迅

首善之區的西城的一條馬路上，這時候什麼擾攘也沒有。火燄燄的太陽雖然還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彷彿已是閃爍地生光；酷熱滿和在空氣裏面，到處發揮着盛夏的威力。許多狗都拖出舌頭來，連樹上的烏老鴉也張着嘴喘

氣，——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清處隱隱兩個銅鑼相擊的聲音，使人憶起酸梅湯，依稀覺得涼意，可是那懶懶的單調的金屬音的間作，却使那寂靜更其深遠了。

只有腳步聲，車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趕緊逃出頭上的烈日。

『熱的包子咧！剛出爐的。』

十一二歲的胖孩子，細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門前叫喊。聲音已經嘶啞了，還帶些睡意，如給夏天的長日催眠。他旁邊的破舊桌子上就有二三十個饅頭包子，毫無熱氣，冷冷地坐着。

『荷阿！饅頭包子咧，熱的……』

像用力擲在牆上而反撥過來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飛在馬路的那邊了，在電桿旁，和他對面，正向着馬路，其時也站定了兩個人：一個是淡黃制服掛刀的面黃肌瘦的巡警，手裏牽着繩頭，繩的那頭就給在另一個穿藍布大衫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這男人戴一頂新草帽，帽簷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帶。但胖孩子身體矮，仰面看時，却正撞見這人的眼睛了，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腦殼，他連忙順下眼，去看白背心，只見背心上有一行一行地寫着些大大小小的什麼字。

剎時也就圍滿了大半圈的看着客。待到增加了禿頭的老頭子之後，空缺即已經不多，而立